

## 陈辉东和他的藏书

陈辉东先生是我认识只有数年的好朋友。他今年正好步入古稀之年，脸上常挂着慈祥的微笑。近几年来，我是他家的常客，聊天中，我知道他是书香子弟，父亲陈濯连是清末秀才。受前辈的影响，陈先生从小喜读史书，兴趣至今未减。

陈先生是合浦乾体人，在家乡读完高中后没有机会上大学，1950年考入北海人民银行，1952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。后又调到市委秘书处和市委宣传部，并提拔为副科级干部。那时他正像“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”，前途一片光明。1957年“反右”运动开始，由于他讲了一些批评政治运动扩大化的话，这样，可悲命运很快便降临到他的头上。在以后的二十一年中，摘帽后长期安排到防护林场、大江林场工作。1980年右派问题得到纠正后，被任命为大江林场副场长。1984年至1993年先后担任市林业局、市商业局办公室主任职务直至退休。

尽管陈先生在40多年工作期间历经坎坷与磨难，却一直读书不断。早在中学期间便读完中国四大古典名著。参加工作后虽然家庭经济困难，但只要有一点钱，便去买书。书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。

陈先生的藏书有多少，他自己也说不清楚。这不奇怪，书较多，没有书架放，只好叠放在地板上。后来他的一个朋友换了新书架，把几个旧书架送给他，他才有机会把书移到架子上存放。笔者根据这几个旧书架的长度和层数，估算出把他的书排列起来，约有50多米长，作为私人藏书，应该说是量大的了。



陈辉东先生居住的斗室。除了仅能放一张单人床和写字台外，其余空间全被书籍所占据。

有这么多的书，照理说应该有一个书房存书，但陈先生一家的住房面积较小，他自己住一间只有7平方米的斗室，除了放一张单人床、写字台和留一条仅一人走动的通道外，其余地方全都放满了书。斗室门外的另一间斗室同样放满了书。陈先生简直就睡在书堆里。

笔者每次到他家，总见他泡在斗室里，不是看书就是包书或装订。看书，这是他

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，对书的喜爱，用“爱不释手”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的了；包书，就是用牛皮纸把他那50多米长的书列，一本本地包起来。这些书是他经常翻阅的，生怕翻多了把书搞残搞脏，装订书的工程就更大了。“文革”期间他失去了许多书，有些书后来买不到，便想办法向友人借来复印，如民国版的《合浦县志》、《廉州府志》和《八字山草堂文稿》等。复印固然要花许多钱，把这些复印的史料装订成书更是颇费精神和时间。陈先生退休后的生活可说是深居简出，这都是为了书。

十多年前，北海市志办发动全市各部门单位搜集和撰写部门志，以便收集编纂出版《北海市志》。退休后的陈先生受商业局的委托，花了一年多时间，完成了约30万字的商业志手稿，分订成十本送交市志办。从2000年开始，《北海市志》的编纂到了冲刺阶段，陈先生被市志办聘请参加这部289万字巨著的编纂工作。2002年6月，《北海市志》出版，在该志扉页上印着，陈辉东先生是10位编纂工作者中的四位副总纂之一，为《北海市志》的撰稿和编纂出版做了有益的工作。这是与他长期以来在大量的藏书中汲取丰富的知识是分不开的。